

## 《打虎將李忠：那落入血泊裡的二兩清白》

### 【劇情大綱】

昱嶺關前，萬箭齊發，這是對李忠最殘酷的生命總結。這部戲劇從他臨終前的跑馬燈開始，揭開英雄神話背後，小人物卑微的心路歷程。

故事一路回溯到渭州酒樓，點破英雄豪氣背後的現實。對魯達或史進而言，銀子是展示英雄豪氣的道具；但對賣藥的李忠來說，那「不爽利」的二兩銀子卻是烈日下耍棒換來的清白。在桃花山試圖轉型，卻遭魯智深強取豪奪後，李忠併入梁山這間大企業，領教了森嚴的職場冷暴力。在宋江編織的「招安」大餅下，地煞星被編制為掩護側翼與填命的砲灰。最終大旗倒下，李忠看透了大義旗幟下的白骨累累，放下了對銀子的執著，與唯一的真兄弟周通相約，來世不再去博那虛偽的功名，一起回到平凡小鎮，清清靜靜地賣那兩文錢一帖的虎頭膏。

### 【第一幕：昱嶺關前的跑馬燈】

#### 【場景說明】

◎時間：夕陽餘暉逐漸隱沒的黃昏。

◎空間：昱嶺關前。

舞臺後方是一座巍峨卻被戰火燻黑的關隘剪影。舞臺正中央，插著一面巨大的、邊緣殘破且染血的杏黃旗，上面隱約可見「替天行道」四個大字。

◎燈光：全場暗，僅舞臺後方有暗紅色的背光。

◎音效：開場即是震耳欲聾的戰鼓聲、銅鑼聲，緊接著是「咻——撲！」萬箭齊發破空的銳利聲響，以及戰馬的慘嘶與士兵的哀嚎。

#### 【人物介紹】

◎李忠：約四十歲，身穿不甚合身、沾滿血污的步軍將校甲冑。胸口與大腿插著幾截斷箭。

◎史進：無臺詞，僅以剪影或替身演員呈現落馬的瞬間。

#### 【演出內容】

（舞臺燈光倏地全暗，音效瞬間靜止，宛如時間被凍結。三秒後，一束冷白色的追光燈如利刃般劈開黑暗，直直打在舞臺右前方的亂石堆上。李忠狼狽地靠在亂石上，一手摀著胸口的箭傷，大口喘著粗氣。他緩緩抬起頭，直直看向觀眾席。）

李忠：（苦笑，聲音帶著濃濃的無奈與疲憊，然後指著舞臺左後方的陰影處）

咻——撲！這箭……來得還真是不講武德。

就在剛才，我們那位一向喜歡一馬當先、滿身刺滿青龍、只差沒刺在臉上的主將史進，就這樣「撲哧」一聲，被對面主將龐萬春一箭射落馬下！接著昱嶺關兩側峭壁萬箭齊

發，根本是單方面地屠殺我們梁山兄弟！

李忠：（吃力地挪動了一下大腿，艱辛地站起身來，感覺痛得倒抽一口涼氣，眉頭緊皺。）  
一、二、三、四……，哇咧！胸口怎麼中了這麼多的箭……難道我就要這樣死了嗎？  
（環顧觀眾，眼神逐漸變得清明，帶著一絲自嘲。）  
你們現在心裡一定在想：臺上這個碎碎念的中年大叔到底是誰啊？有聽過「打虎將」李忠的舉手！  
（環顧觀眾，仔細尋覓，在舞臺安靜三秒鐘，看有沒有人舉手。）  
咳……怎麼聽過的人這麼少？這也難怪，翻遍整部《水滸傳》，我活像是片在豪俠盛宴邊緣的綠葉，連幾句壯懷激烈的臺詞都分不到。

李忠：（深吸一口氣，用盡力氣挺起胸膛，試圖展現一絲往日的江湖氣派，但隨即又因疼痛而佝僂下來，咳嗽數聲。）  
重新自我介紹一下。我，是梁山伯七十二地煞星中，排名第五十位的地健星，「打虎將」李忠。  
（停頓，觀察觀眾反應，嗤笑一聲。）  
還是沒聽過？正常的啦！你們後世讀者對我的記憶，多半只停留在我那個滿臉橫肉的老冤家喪門星魯智深，對我發出的一聲「不爽利」鄙夷吧？在許多記得我的水滸讀者眼裡，我就是個格局促狹、滿身銅臭的小氣鬼，對吧？

李忠：（吃力地從懷裡摸索著，掏出一個沾滿血跡與汗水的小布包。顫抖著手將布包解開，裡面是兩枚碎銀子。接著將銀子舉高，追光燈打在銀子上，折射出微弱卻刺眼的光芒。聲音轉為低沉、壓抑。）  
年少讀水滸，看的是滿紙的英雄豪氣！但當你們自己到了我這個年紀，在社會的齒輪裡被反覆碾壓過後，你們再來看看我手裡這二兩銀子。  
（指著手裡的銀子。）  
這是英雄大俠們揮金如土、隨手扔在地上的酒錢；卻是我在烈日下喊破嗓子，賣了幾百帖膏藥、幾十場街頭烈日下賣藝才攢下來的清白！英雄要的是救人的快意，而我……  
（聲音哽咽。）  
我只想在這人吃人的世道裡，卑微地活下去啊！

李忠：（轉頭，看向舞臺中央那面殘破的「替天行道」旗幟。此時，背景隱約傳來梁山好漢們大碗喝酒、大聲吆喝的歡快音效，與戰場的死寂形成強烈諷刺。伸手指著旗幟，語調咬牙切齒。）  
看看那面大旗！公明哥哥和那些領導們坐在虎皮金交椅上，用我們這些地煞星邊緣人的命，去博他們那封妻蔭子的招安大夢！什麼兄弟情義？什麼替天行道？我的這一生，根本不是在替天行道，而是在為他們這些大英雄的豪情填命！

李忠：（劇烈地咳嗽起來，咳出了一口血。視線開始渙散，語氣突然變得輕柔，彷彿陷入回憶。）

好冷……視線越來越模糊了……如果能重來，我真不想當什麼桃花山山大王，也不想做什麼梁山泊步軍將校……我想回渭州。對，回渭州街頭……那時候，我的「虎頭膏」賣得可好了……兩文錢一帖……直到……那天酒樓裡，遇見了那兩個命中注定的喪門星……

（緩緩閉上雙眼，頭無力地垂下。舞臺中央的杏黃旗緩緩降下、隱沒。追光燈漸暗，直到全場陷入完全的黑暗。黑暗中，傳來一聲清脆的、銀子掉落在木地板上的滾動聲「叮、叮、叮……」，緊接著是酒樓裡鼎沸的人聲與小二的吆喝聲：「客官們，樓上請！」）

### 【第一幕 暗燈】

## 【第二幕：二兩銀子，少嗎？】

### 【場景說明】

- ◎時間：回憶中的某個白晝。
- ◎空間：渭州城內熱鬧的酒樓，舞臺中央擺著一張八仙桌，桌上散落著酒菜。
- ◎燈光：舞臺主燈明亮、偏暖黃色，營造出市井的喧囂感。
- ◎音效：熱鬧的市井聲、碗盤碰撞聲。

### 【人物介紹】

- ◎李忠：褪去了第一幕的殘破甲冑，換上了一身洗得泛黃、縫著補丁的粗布衣裳，身旁放著一個賣「虎頭膏」的舊木箱。
- ◎魯智深（魯達）：身材魁梧，穿著宋代提轄官服，不怒而威，舉手投足間帶著體制內軍官的霸氣。
- ◎史進：錦衣華服的少年，意氣風發，毫不掩飾手臂上的青龍刺青。
- ◎金老漢、金翠蓮父女：（衣衫襤褸，安排在舞臺右邊角落陰暗處，或僅以啜泣音效呈現，將視覺焦點保留在三位男角身上。）
- ◎酒保：酒樓人員。

### 【演出內容】

（舞臺燈亮，魯智深大馬金刀地坐在主位，史進興奮地為他斟酒，酒液入碗濺起豪邁的水花，兩人碰碗聲清脆張揚。李忠坐在其中像個局外人，雙手侷促地搓著膝蓋，不時偷瞄身旁的藥箱。金翠蓮父女站在舞臺右邊角落陰暗處，金老漢搖頭嘆氣、金翠蓮掩面輕聲啜泣。）

史進：（端起酒碗，語調豪氣干雲。）

師父！魯提轄！今日能在此相聚，真是我史進的福氣！來，乾了這碗！

魯達：（大笑，一口飲盡）

痛快！史大郎，洒家看你這滿身刺青，就知道你是條漢子！

（瞥向一旁的李忠，語氣略帶敷衍）

李家兄弟，你也喝啊！你這走江湖賣藥的，怎地扭扭捏捏，像個娘們！

李忠：（陪著笑臉，端起碗淺嚐一口）

提轄大人見笑了。小人這……這還有半箱「虎頭膏」沒賣完，怕喝醉了誤了生計……

（此時，舞臺一角若有似無、斷斷續續的啜泣聲越來越大。魯達眉頭一皺，猛地將酒碗砸在桌上，發出「砰」的一聲巨響，音樂瞬間變得緊張。）

魯達：（猛地拍桌，震得酒碗亂跳，對著樓下怒吼。）

直娘賊！洒家正喝得高興，是哪個不長眼的在那裡啼哭！攪得人心煩意亂！酒保！去給洒家叫過來！

（酒保戰戰兢兢地領著金老漢與金翠蓮上場。金老漢扶著女兒，兩人衣衫襤褸、神情淒惶，一見到魯達三人，便瑟縮地跪倒在桌旁。）

酒保：（打躬作揖，語氣惶恐。）

提轄大人息怒！這父女倆也是苦命人，原本在客店落腳，今日被那債主逼得緊了，一時傷感才沒忍住哭聲，衝撞了官人……

魯達：（虎目圓睜，看著金翠蓮手臂上的淤青。）

你這老兒，有什麼委屈儘管說！這渭州城還有什麼人敢這般橫行霸道？

金老漢：（老淚縱橫，指著窗外。）

官人有所不知……當初那鄭屠，號稱「鎮關西」的，看中小女幾分姿色，強要納為小妾。說是給了三千貫的身價錢，可我們父女連個銅子兒都沒見著，反倒落了一張空虛的借據……

金翠蓮：（驚恐地抓緊衣角，泣不成聲，聲音顫抖。）

爹，別說了……那鄭屠的元配大娘子何其凶悍，不時凌虐我出氣，不到三個月就將我趕出門，還要我們還那根本沒拿過的「身價錢」。鄭屠他每日還派手下地痞流氓上門，說這幾日若再交不出利錢……便要把女兒強拉去瓦舍勾欄賣身抵債！

金老漢：（捶胸頓足，對著魯達哀號。）

這渭州城，誰不知道他鎮關西的名號？官府收他的好處，街坊見他都得低頭。我們這苦命的父女，除了哭，還能往哪躲？

金翠蓮：（絕望地望向魯達。）

這天下之大，竟沒個講理的地方嗎？

魯達：（聽得雙眼圓睜，鬚髮皆張，猛地站起身，「咣啷」一聲一腳踹翻了長凳，整個人氣得發抖，聲如雷霆。）

呸！什麼鎮關西？不過是個殺豬的！狗膽挺大的，敢這般欺負人！看洒家這雙拳頭饒不饒你！你們父女倆都別哭了！那公道，洒家給你們擔著！

（摸摸懷裡，掏出五兩銀子拍在桌上，豪橫地揮了揮手。）

洒家今日出門，沒帶多少盤纏，這五兩銀子你們先拿著當路費！再說，洒家這身官服在，這渭州城誰不給幾分薄面？這點銀子，洒家改明兒個隨手就能討回來！

（將五兩銀子塞給金翠蓮父女，接著轉頭看向史進與李忠。）

史大郎、李大哥，你們也借些出來，湊足了給他們！就當是俺借的，洒家明日便送還你們。

史進：（毫不猶豫，伸手入懷，掏出十兩沉甸甸的白銀，豪邁地拍在桌上。）

這有何難！這十兩銀子不過是我莊上一季的利錢，提轄大哥開口，拿去便是，不用還了！

魯達：（大喜，熱切地拍著史進的肩膀。）

好兄弟！果然爽快！

（隨即，轉頭看向一直縮在旁邊的李忠，語氣瞬間變得理所當然。）

李大哥，輪到你了！你也借些出來湊湊！

（舞臺上的喧鬧突然靜止，所有人的動作定格。唯獨李忠一人解除了定格。舞臺燈光轉為冷藍色，一束追光燈打在李忠身上。李忠緩緩站起身，走向觀眾，開啟內心的獨白。）

李忠：（指著桌上那閃閃發光的十兩銀子，苦笑。）

你們看到了嗎？十兩銀子，說扔就扔。史進這傻小子，仗著背後有整座史家莊的沃野撐腰，他哪裡知道這十兩銀子能買多少條人命？他揮霍的不是錢，是他那未經霜雪的少年俠義夢！

（走向定格的魯達。）

還有這位魯提轄，孤家寡人一個，吃穿用度全是朝廷的俸祿，平日裡還不乏下屬們的孝敬，他當然可以豪邁，因為他就算把錢全送了人，明天經略府的食堂裡照樣有他的大魚大肉！

（低下頭，看著自己粗糙的雙手。）

可我呢？

（李忠走回座位，重新坐下。燈光瞬間恢復暖黃色，時間繼續流動。魯達和史進的目光齊刷刷地盯著李忠。）

魯達：（催促語調。）

李家兄弟，到你了！還磨蹭什麼？

李忠：（呼吸變得急促，右手伸進懷裡，摸出了一個小布包。動作極其緩慢、掙扎，彷彿要從心口剝下一塊肉來。顫抖著雙手，將布包放在桌上，一層層打開，露出裡面兩塊碎小的碎銀，聲音沙啞，低聲下氣。）

提轄……小人出門在外，本錢微薄……這……這二兩銀子，您先拿去湊合著用……

（空氣凝結了兩秒，魯達的臉色從期待瞬間轉為極度的鄙夷。看著那二兩碎銀，彷彿看見了什麼髒東西。）

魯達：（猛地抓起那二兩銀子，狠狠地砸在李忠的胸口上。）

呸！真是不爽利！洒家還以為你是個什麼好漢，原來是個滿身銅臭的齷齪小人！這點碎銀子，留著給你自己買棺材吧！史大郎，我們走！

（魯達一把拉起史進，史進回頭看了李忠一眼，眼神中閃過一絲尷尬與輕蔑。兩人帶著金翠蓮父女大步下臺。音效：二兩銀子砸在李忠身上後，掉落在木地板上，發出清脆的滾動聲「叮、叮、叮……」舞臺上只剩下李忠一人。追光燈再次打在李忠身上。他沒有發怒，只是緩緩地、雙膝跪地，趴在酒樓的地板上，在昏暗的光線中摸索著。）

李忠：（一邊在地上摸索那二兩銀子，一邊對著觀眾喃喃自語。）

笑吧……你們是不是也覺得我很難看？

（摸了一會兒，終於摸到了那兩枚沾著灰塵的碎銀，將銀子撿起緊緊攥在手心，緩緩站起身，眼神變得無比銳利。）

你們大俠揮金如土，買的是救人的快意；可我低頭撿起的，是我明天能不能活下去的命！這二兩銀子，是我在烈日下一帖一帖膏藥賣出來的清白！在這吃人的世道裡，英雄可以當作請客吃飯……

（將銀子小心翼翼地揣回懷裡，拍了拍胸口，大聲說話。）

但我李忠，得先活著！

## 【第二幕 暗燈】

### 【第三幕：桃花山的永續經營】

#### 【場景說明】

◎時間：離開渭州、於桃花山落草半年後。

◎空間：1、桃花山聚義廳

但這裡沒有一般山寨的肅殺之氣，反而更像一間岌岌可危的破產公司。正中央有一張鋪著劣質、掉毛虎皮的大椅。旁邊架著一塊木板，上面用粉筆畫著歪七扭八的「財務報表」。

2、劉太公莊前

張燈結綵，充滿喜氣。

◎燈光：暖黃色調，帶點荒謬的滑稽感。

◎音效：算盤珠子劈哩啪啦狂打的聲音。

#### 【人物介紹】

◎李忠：穿著稍微好一點的寨主服裝，總是手裡拿著一把大算盤，眉頭深鎖。

◎周通（小霸王）：桃花山二當家。滿臉橫肉，四肢發達，頭腦簡單。

◎魯智深（魯達）：已剃度出家，穿著寬大的僧袍，提著六十斤重的禪杖。

◎小嘍囉甲、乙、丙：桃花山小弟。

#### 【演出內容】

（舞臺前方燈光亮起，李忠背著破舊藥箱，獨自在舞臺前方漫步，後方是一片荒涼的山影。）

李忠：（轉頭看向觀眾，語氣充滿中年人的無奈。）

你們一定覺得奇怪，我這個連二兩銀子都捨不得給的「小氣鬼」，怎麼會跑來這荒郊野嶺落草為寇？

（沉重地嘆口氣。）

還不都是拜那兩個喪門星所賜！魯達打死了鄭屠，拍拍屁股跑路去當和尚，留下我這個「同桌吃飯」的人在渭州城提心吊膽，深怕被當成同謀給刺字充軍！我只想找個沒人認識的地方繼續賣藥，誰知道這年頭，光天化日下走個山路也能遇到強盜！

（舞臺後方，周通帶著三名小嘍囉跳出來，動作極其誇張，像極了三流劇團的強盜表演。）

李忠：（頭也不回，語氣冷淡地對觀眾說話。）

那個帶頭的，一開口就是那套「此山是我開」的老梗。我心裡的小算盤撥了撥：與其被搶個精光去要飯，不如豁出命去搏一把！

（猛地轉身，從藥箱旁抽出長槍，槍尖在空氣中劃出一道冷冽的弧線。）

李忠：沒想到，這傢伙中看不中用！我祖傳的伏虎槍法才使出一成力，一棍！就一棍，他就在地上吃土了！



（周通配合動作，誇張地倒地哀嚎，隨後立刻跪下，磕頭如搗蒜。）

李忠：這半吊子人稱「小霸王」周通。他看我功夫好，非要請我上山當大當家。我想著，與其在城裡擔驚受怕，不如在這桃花山當個山大王。起碼有幾百個小弟可以使喚，收起過路費可比賣膏藥快多了！

（舞臺燈光全亮，周通與三名小嘍囉順勢退場，李忠走向舞臺中央的位置，放下破舊藥箱，坐上虎皮大椅並披上寨主服裝，然後熟練地抓起巨大算盤開始撥弄。接著舞臺燈光全面轉為明亮的冷色，算盤聲驟然轉大，充滿焦慮感。）

李忠：只是……這家公司的財務狀況，實在是慘不忍睹。

（瘋狂撥弄珠子，幾乎要把算盤拆了。）

赤字！又是赤字！周通這敗家子，除了吃飯和惹事，真是一點成本觀念都沒有……

周通：（興沖沖地扛著大刀跑上場，震得地板發響）

大哥！山下剛過去一隊客商，肥得很！我這就帶小弟們去把他們全宰了，劫個痛快！

李忠：（猛地把算盤砸在桌上，發出「砰」的巨響，然後指著周通的鼻子。）

蠢才！你腦袋裡除了肌肉還裝了什麼？

（走下座位，一把抓過周通的衣領，拖到那塊績效木板前。）

我說過多少次了？你那種攔路打劫、趕盡殺絕的搶法，早就過時了！搞得客商都不敢走桃花山，我們下個月的安家費去哪裡生？

周通：（摸著腦袋瓜，一臉懵逼。）

不搶劫？那我們當土匪幹嘛？

李忠：（語重心長，宛如企管顧問。）

我們要「轉型」！以後不搶劫了，改收「路段維護費」！聽好囉！收了錢，還要發給人家一張「桃花山平安符」。保證他這段路的安全！留點活路給人家，人家下次才會開開心心地帶更多貨物來繳費，這叫細水長流、這叫「永續經營」，懂嗎？

周通：（似懂非懂地猛點頭。）

哦！哦！哦！大哥真是英明！我們以後就這麼辦！

（接著姿態扭扭捏捏，語氣害羞。）

那……大哥……，我……我還有件事想報告。我……我戀愛了！我看上桃花村劉太公的女兒，挺標緻的，我想當人家的小女婿！我還留了二十兩黃金和一匹紅錦當聘禮，今晚就要成親了，大哥你來不來？

李忠：（倒抽一口冷氣，差點昏倒。）

你……你……你這個敗家子！派你去收保護費，你沒收半毛錢，還倒貼二十兩黃金？

萬一劉太公報官，引來官兵圍剿，我這桃花山轉型計畫不就全毀了！

（李忠話還沒說完，周通已經一溜煙跑下臺。舞臺燈光閃爍，音效快轉，用以表現時間飛快流逝。不到三秒，周通連滾帶爬地逃回舞臺，新郎袍碎成布條，整張臉腫得像豬頭，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淚。）

周通：（跪在李忠面前，抱著李忠的大腿大哭。）

大哥！你要替我做主啊！那劉太公真不是人！新房裡根本沒有標緻的小娘子，只有一個全身長毛、拳頭比砂鍋還大的怪物！差點沒把我活活打死！

李忠：（抽出長槍，咬牙切齒。）

反了！反了！忘了誰是桃花山的大當家嗎？敢動我桃花山的人！兄弟們，抄傢伙，下山要回那二十兩黃金！

（舞臺燈光一暗，之後轉為夜間的冷光。接著場景轉換到劉太公莊前，李忠提著槍，正要叫陣。突然，一聲震耳欲聾的大喝，魯智深提著禪杖大步跨出，宛如凶神惡煞。）

魯智深：（大吼！）

洒家魯智深在此！哪個不怕死的敢來領死？

（李忠、周通與三名小嘍囉被這嗓門震得倒退兩步，兵器嚇得脫手落地。李忠定睛一看，瞬間認出了那張臉。追光燈打在李忠驚恐的臉上，時間定格。）

李忠：（撿起地上長槍，一邊拍掉上面的灰塵，一邊語氣不安地對觀眾述說內心獨白。）

這滿臉橫肉……這不是當年渭州酒樓那個嫌我二兩銀子不夠爽利的喪門星魯達嗎？他怎麼當和尚了？

（算盤飛快撥動的音效響起。）

打？未必賠命，但絕對兩敗俱傷。和？賠點面子，但能賺個人情，說不定還能邀他加入桃花山，拓展物流保障業務！

（時間恢復流動。李忠在眾小弟目瞪口呆下，果斷扔掉長槍，一個箭步衝上前，握住魯智深的手，笑容滿面。）

李忠：魯大哥！原來是您啊！大水沖倒龍王廟，都是自家兄弟！

（一把將豬頭般的周通拽過來，按在地上。）

二弟！快對著魯大哥與劉太公折箭發誓，這門親事算了！

（舞臺燈光一暗，之後燈光再次閃爍。接著場景轉換到回桃花山聚義廳。桌上擺滿了酒肉。魯智深大口啃肉、大碗喝酒。李忠與周通在旁邊賠笑，但李忠看著快速消失的酒肉，表

情痛苦地捂著胸口。)

魯智深：(打了個飽嗝，抹抹嘴，一臉嫌棄地看著李忠。)

李忠啊，洒家看你這山寨經營得這般慳吝，沒半點江湖好漢的慷慨！真是不爽利！洒家要走了，拿些盤纏來送行！

李忠：(面露難色，拉著周通到一旁竊竊私語。)

怎辦？庫房早被他吃空了！二弟，我們趕緊下山去「加收」幾筆路段維護費，好歹湊點盤纏送這尊瘟神走！

(李忠與周通拿著兵器，帶著三名小嘍囉匆匆下臺。舞臺上只剩魯智深一人。他站起身，看著桌上的金銀酒器，冷笑一聲。)

魯智深：(冷哼。)

呸！兩個小氣鬼，還得下山去搶別人的血汗錢來借花獻佛！洒家才不稀罕！

(他走到桌前，抬起大腳，將桌上的金銀酒器狠狠踩扁，發出刺耳的金屬扭曲聲。接著將踩扁的金銀像打包剩菜一樣塞進包裹裡。)

這點東西，洒家就當劫富濟貧，替你們銷贓，省得你們這對小氣鬼整天對著這幾片黃金發愁！

(魯智深將包裹往肩上一扛，從舞臺前方向觀眾席一躍而下，一邊向觀眾揮手道別，一邊囂張地大笑離開。片刻後，李忠與周通滿頭大汗地跑回舞臺。他們看著空蕩蕩的酒桌與被洗劫一空的金銀酒器。)

周通：(一臉錯愕。)

大哥……這和尚不講武德……他把我們剩下的家底全捲跑了……

李忠：(緩緩走到桌前，雙手發抖地摸著空蕩蕩的桌面。他猛地跪在地上，仰天長嘯，聲音中帶著無限的淒涼與荒謬。)

我僅剩的家當啊！你們這些大英雄，滿嘴的仁義道德，搶起我們這些苦命人的血汗錢，怎麼就這麼「爽利」啊！

### 【第三幕 暗燈】

## 【第四幕：梁山泊職場冷暴力】

### 【場景說明】

- ◎時間：三山聚義，併入梁山泊後。
- ◎空間：梁山山寨。舞臺後方那面「替天行道」的杏黃旗變得極為巨大，壓迫感十足，但邊緣已經開始有些髒污。舞臺地板被燈光切割成整齊、冷冽的「棋盤方格」，象徵森嚴的階級。
- ◎燈光：冷藍色調。只有少數代表「天罡星」的位置有明亮的頂光。
- ◎音效：整齊劃一的軍隊操練聲，以及極具壓迫感的沉重鼓聲。

### 【人物介紹】

- ◎李忠：穿著制式的「步軍將校」服裝，拿著一面寫著「替天行道」的小旗子。
- ◎周通：穿著「馬軍小彪將」的服裝，拿著兵器，百無聊賴。
- ◎魯智深：穿著高級的頭領鎧甲，氣焰囂張。
- ◎史進：穿著高級的頭領鎧甲，踏著自信的步伐。
- ◎小嘍囉甲、乙、丙：原桃花山小弟，改穿梁山泊小弟制服。
- ◎宋江（畫外音）：語氣官腔且威嚴，帶著一種不容置疑的「共好」願景；聲線充滿煽動性與慈悲的假象，宛如高級直銷大會的主講人，將「招安」包裝成唯一的成功學。
- ◎吳用（畫外音）：語氣陰沉且賊頭賊腦，充滿算計與術語；他在宋江的宏大敘事後負責補上細節，用那種「為你好」的洗腦口吻，精準地控制著每一位地煞星的產出。

### 【演出內容】

（舞臺邊緣燈亮。李忠、周通與三名小嘍囉一起蹲在陰暗的角落。李忠手裡捧著一個大鐵碗，大口吃肉，不時拿起地上的瓶子大口喝酒，眼神顯得冷淡且清醒。背景傳來宋江那極具煽動性的畫外音。）

宋江（畫外音）：各位兄弟！今日三山聚義，同歸水泊！我們梁山公司，包吃包住，利潤共享！替天行道，早晚受朝廷招安，博個封妻蔭子，豈不美哉！

吳用（畫外音）：呵呵，公明哥哥所言極是。現在，請各位兄弟確認自己的職位層級。地煞星的兄弟們，雖然你們位居後排，但你們是梁山泊這座大業最堅實的基石！你們的工作：掩護側翼、追擊敗軍、接應撤退……等，雖然不起眼，卻是達成「招安」目標不可或缺的一環。大家要共創價值，不要計較個人位置排名！

周通：（興奮地揮舞兵器。）

大哥！大哥！你聽見公明哥哥說的嗎？招安當官耶！而且這裡的自助餐天天有肉吃、有酒喝，比我們桃花山好太多了！

李忠：（冷笑，放下鐵碗，緩緩站起身走向觀眾，追光燈打在李忠飽經風霜的臉上，時間定格。）

大口吃肉？大口喝酒？這些都是拿命換的！你們以為加入梁山泊是英雄聚義？錯了，這是一場大型的「企業併購」。

（指著舞臺上的光影階級。）

在這裡，有政府背景的、帶兵馬入夥的、公明哥哥嫡系的，全坐在那光鮮亮麗的「天罡星」貴賓席。而我們這種小弟不多的、財產少的、名聲不響的，全被掃進了「地煞星」當基層員工！更慘的，我的直屬長官就是……

（一聲銅鑼響，舞臺燈光亮起，時間恢復流動。魯智深與史進並肩走上臺，魯智深步伐豪邁，史進則是意氣風發，兩人一起站在舞台最明亮的光圈中。李忠趕緊拉著周通，與三名小嘍囉立正站好，隨即賠著笑臉迎上去。）

李忠：（點頭哈腰，大聲問候。）

步軍統領，魯大哥，早安！

馬軍八虎騎兼先鋒使，史……史大郎，早安！

魯智深：（完全無視李忠，直接從他身邊走過，對著史進大笑。）

哈哈！史大郎！昨日你那套棍法耍得精妙，衣角帶風，真不愧是洒家的好兄弟！走，洒家今日心情好，請你喝酒去！

史進：（腳步一頓，猛然轉頭看見李忠，眼神中閃過驚喜，隨即轉為深深的糾結。下意識地想拱手回禮，卻在魯智深強大的氣場與眾多小弟的注視下，僵住了動作。）

（低聲且恭敬地。）

師……

（史進隨即被魯智深粗魯地勾住肩膀拉走，史進只能一邊踉蹌跟著走，一邊回過頭，對著李忠露出一個既無奈又帶著歉意的苦笑。）

史進：（大聲問道。）

魯大哥，酒席上我也想請幾位老兄弟，不知可否……？

魯智深：（頭也不回地揮揮手，嗓門極大。）

行！你說了算！只要不帶那些「不爽利」的傢伙就行！

（魯智深拉著史進消失在舞臺邊緣。史進在消失前，最後深深地看了李忠一眼。李忠的笑容僵在臉上，手尷尬地停在半空中，指尖微顫。）

周通：（從陰影處走出來，不解地問道。）

大哥，我看史大郎剛才那樣子……他是不是還記得你這師傅？

李忠：（緩緩放下手，收起笑容，自嘲地向觀眾走近，時間定格。語氣平淡，卻帶著一絲溫柔的感傷。）

看見了嗎？他還記得。那個眼神，跟當年在渭州大街上，喊著要跟我學槍法的小少爺一模一樣。但在這梁山泊，他是天罡，我是地煞；他是將軍，我是小卒。就算他心裡還有我這個師傅，他也只能在魯智深的眼皮子底下，給我留那麼一點點……甚至說不出口的尊嚴。

（自嘲地笑笑，摸了摸胸口。）

沒事，沒事，只要他不必要像我這樣卑微地過日子，就夠了。

（時間恢復流動，周通與三名小嘍囉情緒激動。）

周通：（語氣忿忿不平。）

對了！大哥，這死和尚是怎樣？連個招呼都不打！

李忠：（自嘲地放下手，苦笑。）

這叫「職場冷暴力」。他是步軍第一統領，我的頂頭上司；而每次出任務，任務長官又是我徒弟史進。一個看不起我，一個還記得我這個過去師傅，不派重要的危險任務給我。我在梁山泊能有什麼表現機會？

（無奈地舉起手裡那面小旗子，開始做機械式的動作。）

你知道我這個「步軍將校」每天的工作是什麼嗎？

（一邊做動作一邊面無表情地唸口訣。）

掩護主將側翼、搖旗吶喊、追擊敗軍、接應撤退。這就是我李忠的梁山日常！

（燈光突然急促閃爍，紅色警戒光亮起。戰鼓聲大作。）

宋江（畫外音）：東昌府守將「沒羽箭」張清，用飛石連打我梁山十五員大將！誰敢去戰？

（舞臺上，三名小嘍囉連續翻滾倒地，發出慘叫。魯智深提著禪杖，罵罵咧咧地衝上臺。）

魯智深：（破口大罵！）

直娘賊！一群不長眼睛的廢物！連顆小小的石頭都閃不過，看洒家去收拾他！

（魯智深衝向舞臺前方。突然，「咻！啪！」一聲清脆的音效。一顆塑膠石子精準地砸在魯智深的額頭上。魯智深慘叫一聲，整個人向後大字型倒下，「砰！」地一聲重重摔在地板上。時間定格。李忠站在後方，手裡還拿著那面準備「搖旗吶喊」的小旗子。他看著倒在地上的魯智深，肩膀開始劇烈地抖動。他死命捂住自己的嘴，拼命憋笑，最後實在忍不住，發出「噗哧」的悶笑聲。）

李忠：（走向前，低頭看著定格的魯智深，笑得眼淚都流出來了。）

哈哈……報應啊！你這喪門星，成天嫌我不爽利，你現在躺在這裡，姿勢倒是挺「爽利」的嘛！

（轉向觀眾，笑意漸漸收斂，表情轉為無比的蒼涼。）

這就是大英雄？這就是天罡星？在免錢的石頭面前，還不是跟我一樣，腦袋開花！

（時間恢復流動。嘍囉們趕緊將哀嚎的魯智深抬下臺。舞臺燈光轉暗，只剩下一束光打在舞臺中央那面巨大的「替天行道」旗幟上。一陣陰風吹過，旗幟發出獵獵的聲響。周通走到李忠身邊，看著那面旗子。）

周通：（表情嚴肅。）

大哥，公明哥哥說，天上掉下來一塊石碑，上面刻了我們所有人的名字。說這是上天的安排。

李忠：（冷冷地看著旗子。）

上天的安排？

（伸手摸了摸胸口那二兩銀子的位置。）

二弟，記住大哥一句話。這世上沒有什麼上天的安排，只有上位者的算計。那石碑上的排名，不過是公明哥哥用來論資排輩的算計。這面「替天行道」的旗子底下，壓著的，全是我們這些地煞星與無數小嘍囉們的白骨呀！

（抬起頭，看著遠方，眼神充滿恐懼與絕望。）

朝廷的招安詔書要來了……接下來，我們這群被編制好的炮灰，要去打遼國、打王慶、打田虎、打方臘了……二弟，答應我，戰場上……跟緊我，努力活下去！

#### 【第四幕 暗燈】

## 【第五幕（終幕）：黃泉路上的虎頭膏】

### 【場景說明】

- ◎時間：夕陽餘暉已在昱嶺關前完全隱沒。
- ◎空間：接續第一幕的昱嶺關修羅場。舞臺主色調轉為深藍與死灰色的冷光。中央那面巨大的「替天行道」杏黃旗，此刻已殘破不堪，搖搖欲墜。
- ◎燈光：一束微弱的冷光打在瀕死的李忠身上。舞臺另一側，預留一束溫暖的黃光給即將出現的周通。
- ◎音效：遠處戰鼓聲漸歇，風聲嗚咽。

### 【人物介紹】

- ◎李忠：胸口與大腿插著幾截斷箭，倒在血泊中，生命力正隨著箭傷一點一滴流失。
- ◎周通（魂魄）：沒有了往日的兇悍與滑稽，神情安詳平靜。

### 【演出內容】

（舞臺燈亮。冷光中，李忠靠在亂石上。他的呼吸變得極其微弱，每一次喘息都伴隨著痛苦的痙攣。）

李忠：（手指無力地撫摸著胸口的箭簇，聲音嘶啞，對著虛空呢喃。）

好冷……這透骨的箭，正一點一滴清算著我殘存的餘溫……

（吃力地轉動眼球，看著舞臺中央那面殘破的旗幟。）

君不見那梁山正義的杏黃旗下……白骨累累，無人聞，也無人問。什麼兄弟情義？不過是需要利用你時的潛臺詞！什麼行俠仗義？不過是掩蓋恃強凌弱的遮羞布罷了！

（李忠慘笑一聲，又咳出一口暗紅的血。他顫抖的手，再次摸進懷裡，掏出那個染血的小布包。他將布包打開，那兩枚碎銀子已經被鮮血染成了暗紅色。）

李忠：（看著手心的銀子，視線逐漸模糊。）

我這一生……不是在行俠仗義，只是在為那些大英雄的豪情填命……我拚了命想保住這得來不易的二兩銀子……卻不得不參與這場荒謬可笑的大戲……

（手無力地垂下，銀子落在血泊中）

現在……連這點清白……也守不住了……

（突然，舞臺後方的「替天行道」大旗，發出「嘶啦」一聲撕裂的巨響，轟然倒塌。隨著旗幟倒下，舞臺另一側亮起一束溫暖的黃光。周通的身影出現在黃光中。他沒有穿著將軍的鎧甲，而是穿著當年桃花山初見時的粗布衣裳，臉上帶著憨厚的笑容。）

周通：（聲音空靈、溫柔。）

大哥，地上涼涼的，你怎麼躺在那裡？



（李忠猛地抬起頭，看著光圈中的周通。他的眼中瞬間湧出了淚水。這是在殘酷江湖中，第一次流下的男兒淚。）

李忠：（聲音哽咽，帶著難以置信的狂喜與悲涼。）

二弟……是你嗎？你不是在獨松關戰役裡……被厲天閏一槍刺死了嗎？

周通：（憨笑著抓抓光頭。）

是啊，大哥。我先走一步了。可是黃泉路上黑得很，我一個人害怕，就在這裡等你。

李忠：（看著周通，眼淚止不住地流。）

你這個傻弟弟啊……性情莽撞、腦袋只長肌肉、專門惹禍……可是在這人吃人的梁山泊裡，只有你，真心拿我當兄弟！別的大俠嫌我寒酸、嫌我不爽利，只有你……替我說話，陪我喝酒……

周通：（走向李忠，伸出寬大的手掌。）

大哥，別管那些大英雄了，我們走吧。

李忠：（看著周通伸出的手，又低頭看了一眼掉在血泊中的二兩銀子。這一次，他沒有彎下腰去撿那二兩銀子，徹底放下了。）

二弟啊……哥這輩子，終究是守不住那二兩銀子了。可是哥感謝你……一路不離不棄。

（伸出沾滿鮮血的手，緊緊握住周通的手。在周通的攙扶下，李忠緩緩站了起來。奇蹟般地，他身上的傷痛彷彿消失了。）

弟啊！黃泉路上，你孤單嗎？你寂寞嗎？別怕……哥來陪你了！

（兩人並肩站在溫暖的光圈中。舞臺周圍的冷光與修羅場的佈景逐漸隱沒在黑暗中。）

李忠：（語氣變得無比輕鬆、嚮往。）

如果還有來世……我們再當兄弟。我們不做什麼英雄豪傑，也不去落草為寇。我們找一個沒有紛爭的平凡小鎮……清清靜靜地……

周通：（笑著接話。）

大哥，那我們靠什麼吃飯？

李忠：（爽朗地大笑，彷彿回到了最快樂的時光。）

你這傻子！當然是跟我一起賣我家祖傳的……那兩文錢一帖的，虎頭膏啊！

（兩人相視大笑。在溫馨的笑聲中，兩人並肩轉身，緩緩向舞臺深處的光芒走去。舞臺燈光隨著他們的背影逐漸收束。最後，一束極細微的冷光打在舞臺前方，那是李忠遺留在血

泊中的那兩枚碎銀子。風聲嗚咽，由大漸小，最終一切歸於寂靜。）

**【全劇終 暗燈】**

（舞台燈亮，演員們出場謝幕。特別是李忠，要帶著巨大的算盤登場。）